诗雕公园（1979-2005）

题　记

此生最惧怕一件事：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俄〕陀斯妥耶夫斯基

我为什么写作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与和平。

关于战争我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人生的第一轮太阳，
悬挂在日本飞机的翅膀上。
一轮冰冷的太阳，
一轮滴血的太阳，
一轮咆哮的太阳。
它的重量，
就是仇恨的重量……

父亲死于重庆大轰炸，日本鬼子的弹坑是他的墓穴。家破人亡，天各一方。母亲又去了大洋彼岸，直到时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没有她的音讯。父亲墓边那凄凉孤单的小白花，缄默顽强地开放在我的记忆里。我认识大海，是因为它隔开骨肉之思。我明白为什么海水会占去世界的十分之七，而且味道又是那样的苦涩：却原来，它是苍天之泪的汇聚。

在和平的十九岁上我又入了地狱。一位江南姑娘用人们习惯称做为爱情的辉光呵护我，温暖我，引导我。我懂，也只有我懂：那哪里仅仅是世俗意义的爱情，那种辉光，是生命的自焚。饥饿逼人堕落，我理解饥饿。在一个孤苦无望的风雪之夜，一位农民大妈用苏北特有的黑窑碗给我端来热气腾腾的山芋叶稀饭，接过黑碗，泪

水顿时流成阿拉伯的树胶。热泪纵横之间，我呐喊出此生使用频率最低的词汇：母亲！

战争与和平用两种方式教我懂得苦难，苦难教我懂得尊严。失去尊严，便创造尊严，为此，我崇奉以创造为脊骨的文学。

获得创造权利后的第一部组诗是抗日题材的《刘老庄》。之后，我又写了许多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敌人用枪杆杀戮我们的骨肉，我们用笔杆鞭笞他们的魂灵。保卫民族尊严的本身就是文学的尊严。《刘老庄》是我复仇的第一枪。

必须警惕的是，我们正置身一个加速度的历史进程之中。目眩色迷的信息和震耳欲聋的喧嚣正泰坦尼克号的沉沦一般湮没着人类，并以物质和财富诱惑人类，使之以遗忘的方式和自己的精神之根剥离。人类曾经真实的感情和记忆日渐为虚假和准虚假的感情、记忆取代。遗忘苦难，因而遗忘尊严。一个民族不会毁灭于苦难，而只会毁灭于遗忘苦难。

学习山川，学习建筑，学习雕塑：努力拓展生活视野。

实践诗歌，实践散文，实践小说：努力丰富艺术领域。

在有限的人生阅历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阅历是我曾经置身于两座地狱之中：它们一座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座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得知一位当代德国哲学家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给我以极大震撼和良久的沉思。

我想，这句话至少应当是指文学良知和勇气的丧失。

我警惕良知和勇气的丧失。

万里长城的祖国，莫高窟的祖国，大足石刻的祖国，故宫博物院的祖国：中国文学应该具有恢弘、博大、巍峨、精深的建筑品质和规模。追求建筑，规划建筑，实践建筑：《章太炎》、《陶行知》、《聂耳》、《梅兰芳》、《齐白石》、《艾青》、《徐悲鸿》、《林散之》、《周恩来》……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我一锤一凿锻打我的“诗雕公园”。

其中，当然包括一锤一凿锻打巍峨形体的巍峨灵魂：尊严。

写作过程中，职业腰疾不时从背后阴险袭击。那种感觉只能说是镂骨铭心，无可言状：因为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已然不是真正的痛苦。熟悉痛苦，接纳痛苦，转换痛苦，我把笔记本电脑放置枕边，侧身卧床使用一根手指弹奏键盘。每一次敲击，我都听到一声天国的回应。对于写作，我只把生命视作手段。不能进行创造的生命只是生存，生存没有尊严。仿佛战士应当捐躯沙场，作家当以书桌为墓地。世上还有什么能够羁绊一个择好墓地的人呢？面对电脑屏幕仿佛面对宗教圣坛，超越喧哗骚动，超越荣辱升沉，超越以固态智慧垒做围城的书籍，我用心灵和神癯对话。这时的写作对我已经不是工作，而是另一形态、另一境界的生命。无怪凡·高舍弃耳朵：能够以心和神癯对话的人，还要谛听什么呢？生命终极，我的手指将缱绻依偎在四个电键上。这四个电键是“VXUZ”，因为弹奏它们，我那蓝色洪泽湖一般的屏幕上便会跳出好似生动、鲜活的大鱼一样的四尊诗雕般的黑字：

珍惜创造

母　　亲

痛苦时捶打大地，
欢乐时拥抱大地。
思而有所得时，
就在沙滩上发表用贝壳组成的诗句。
——海再大也是大地之子，
孩子对母亲从不斟酌词语。

踌躇满志时云是旗，
电光雷火中云是泪滴。
如果不再是海的孩子，
怎么无论得意和失意，
云都把海当做肩胛和背脊？

孩子刚毅时母亲柔弱，
孩子柔弱时母亲刚毅。
柔弱和刚毅就像阴电和阳电，
使空间轰响不息。

孩子是黑夜时母亲用白昼引导他，
孩子是白昼时母亲用黑夜衬托他。
白昼和黑夜，

使时间绵延不息。
无所在，
无所不在，
母亲，是永恒的谜。

我　　爱

我曾轻轻地说，我爱，
声音羞涩又忸怩。

我爱我柳枝削成的第一支教鞭，
我爱乡村小学泥垒的桌椅。
我爱篮球，
它是我青春的形体。
我爱邮递员，
我绿色的爱情在他绿色的邮包中栖息。
可是，我的第一声爱还没落地，
就凝成一颗苦涩的泪滴。

……
……

我爱我逝去的二十二年，
珍惜，但并不惋惜。
世上有谁比我更幸运？
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民族的悲剧。
五十万“演员”，
四分之一个世纪，

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主题。

我竟猛然衰老了，
衰老在落幕后的短短一瞬里。
我把平反的通知，
和亡妻的遗书夹在一起；
我把第一根白发，
和孩子的入团申请夹在一起。
绝望和希望夹在一起，
昨天和明天夹在一起。
难道只有死亡才能理解生命的价值？
难道只有衰老才能领略青春的真谛？

我追求，我寻觅，
我挖出当年那颗珍藏进泥土的泪滴。
时间已把它变成琥珀，
琥珀里还闪动着温暖的记忆。
爱，本身就是种子，
生命，怎会死去？
我还是说，我爱，
今天的爱，
正是昨天爱的继续。

我首先爱上了公共汽车月票，
珍重地把它藏进贴胸衣袋里。
虽然它意味着流汗，
虽然它意味着拥挤，
虽然它意味着一条能够装进罐头的沙丁鱼。

然而，流汗和拥挤本身，
正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庄严权利。
纵使我是一条鱼，
也是一条前进的鱼！

我在崭新的工作证上，
贴上一张十九岁的照片，
年龄栏里却是“四十一”。
生活，得重新品味；
日子，再打头过起。
挖出泪滴，
还得埋下汗滴。

我爱上了报纸，
它成为我一位诚实的伴侣。
它带着诗歌和诗一样的消息，
也带着愤怒的揭发、颤抖的检举；
它们每一颗铅字都是一颗带血的砝码，
天平的另一端，
是党的威望和宪法的信誉。

我爱法院。
我常在监狱门前默默站立。
我爱镣铐里颤抖的双手，
我爱铁门后悔恨的抽泣。
我爱，
是因为我恨：
恨铁不能全成钢，

恨石不能都成器。
给废铁以热吧，
给顽石以力！
人民将把六个金铸的大字高悬在监狱门口：
“化腐朽为神奇”。

我爱音乐，
我爱一切发自心底的旋律。
我爱朱崇懋。
我爱关牧村。
我爱李谷一。
高音像鸽子飞上蓝天，
低音像沉雷滚过大地。
中音最醇厚：
一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真像熟了的吐鲁番葡萄一般甜蜜。
可是，
我不敢抚摸提琴：
我觉得那根被切断的喉管的鲜血，
还在琴弦上滴……

我爱我该爱的一切，
甚至“爱”上爱的仇敌：
诬告和陷害，
阿谀和妒嫉，
枕在金钱上的爱情，
浸在酒杯里的权力。
感谢你们，

并且惶恐地脱帽敬礼：
多亏丑恶的存在，
爱，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

我大声地说，我爱，
以我第一根白发的名义。

第五十七个黎明

一位母亲加上一辆婴儿车，
组成一个前进的家庭。
前进在汽车的河流，
前进在高楼的森林，
前进在五十六天产假之后的，
第五十七个黎明。

五十七，
一个平凡的两位数字，
难道能计算出什么色彩和感情？
对医生，它可能是第五十七次手术，
对作家，它可能是第五十七部作品，
可能是第五十七块金牌，
可能是第五十七件发明。
可是，对于我们的诗歌，
它却是一片带泪的离情：
一位海员度完全年的假期，
第五十七天，
在风雪中启碇。

留下了什么呢？

给纺织女工留下一辆婴儿车和一车希望，
给孩子留下一个沉甸甸的姓名。
给北京留下的是对生活的思索，
年轻的母亲思索着向自己的工厂默默前行。

“锚锚”：多么独特的命名，
连孩子都带着海的音韵。
你把铁锚留在我身边，
可怎么停靠那艘国际远洋货轮？
难道船舶，
也是你永不停泊的爱情？
但愿爱情能把世界缩小，
缩小到就像眼前的情景：
走进建外大街，
穿过使馆群。
身边就是朝鲜，接着又是日本，
再往前：智利、巴西、阿根廷……
但愿一条街就是一个世界，
但愿国际海员天天回家探亲，
但愿所有的婴儿车都拆掉车轮，
纵使再装上，
也只是为了在花丛草地间穿行。

可是生活总是这样：
少了点温馨，
多了点严峻。
许多温暖的家庭计划，
竟然得在风雪大道上制定：

别忘了路过东单副食商店，
买上三棵白菜、两瓶炼乳、一袋味精。
别忘了中午三十分钟吃饭，
得挤出十分跑趟邮电亭：
下个季度的《英语学习》，
还得趁早续订。
别忘了我们海员的叮咛：
物质使人温饱，
精神使人坚定……

这就是北京的女工：
在前进中盘算，
盘算着如何前进。
劳累吗？劳累：
艰辛吗？艰辛。
温饱而又艰难，
劳累而又坚定：
这就是今日世界上，
一个中国工人的家庭。

不是吗？放下婴儿车，
就要推起纱锭，
一天三十里路程，
一年，就是一次环球旅行。
环球旅行，
但不是那么闪烁动听。
不是喷气客机，
不是卧铺水汀。

它是一次只要你目睹三分钟，
就会牢记一辈子的悲壮进军：
一双女工的脚板，
一车沉重的纱锭，
还得加上一册《英语学习》、
三棵白菜、两瓶炼乳、一袋味精。
青春在尘絮中跋涉，
信念在噪音中前行。
漫长的人生旅途上，
只有五十六天，
是属于女工的
一次庄严而又痛苦的安宁。
今天，又来了：
从一张产床上走来两个生命。
茫茫风雪，
把母亲变成了雪人，
把婴儿车变成了雪岭。
一个思索的雪人，
一座安睡的雪岭。
雪人推着雪岭，
在暴风雪中奋力前行。

路口。路口。路口。
绿灯。绿灯。绿灯。
绿色本身就是生命，
生命和生命遥相呼应。
母亲穿过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停下一条轿车的长龙：

一边是“红旗”、“上海”、“大桥”、“北京”，
一边是“丰田”、“福特”、“奔驰”、“三菱”……
在一支国际规模的“仪仗队”前，
我们的婴儿庄严行进。
轮声辚辚，
威震天廷。

历史博物馆肃立致敬，
英雄纪念碑肃立致敬，
人民大会堂肃立致敬：
旋转的婴儿车轮，
就是中华民族的魂灵。

1980 岁末.风雪中的北京小关